

香港文匯報訊 據記者王欣欣及中新社報道，時值全民族抗戰爆發89周年前夕，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5日向社會公布了《關東軍化學部身上申告書》（簡稱《身上申告書》），這是侵華日軍第五一六部隊（簡稱516部隊）隊員戰後返回日本時填報的個人身份信息登記表，屬於日本官方保留的重要軍事履歷檔案。這是中方近年通過跨國取證從日本徵集回來的重要軍事履歷檔案，是揭露侵華日軍化學戰罪行的新鐵證。

516部隊又名「關東軍化學部」，1939年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設立。主要負責侵華日軍化學武器的研製和應用，是日本化學戰核心部隊之一。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宣傳教育與陳列部主任金士成介紹，516部隊是日本在中國戰場設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學戰部隊。其部隊長隸屬於關東軍司令官管理，直接向關東軍提供化學戰的準備及資料的調查、研究與試驗。

### 「身上申告書」涵蓋108人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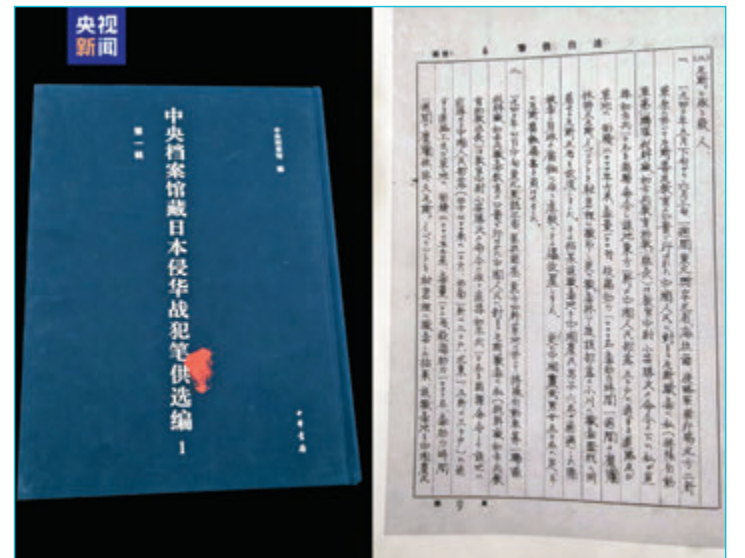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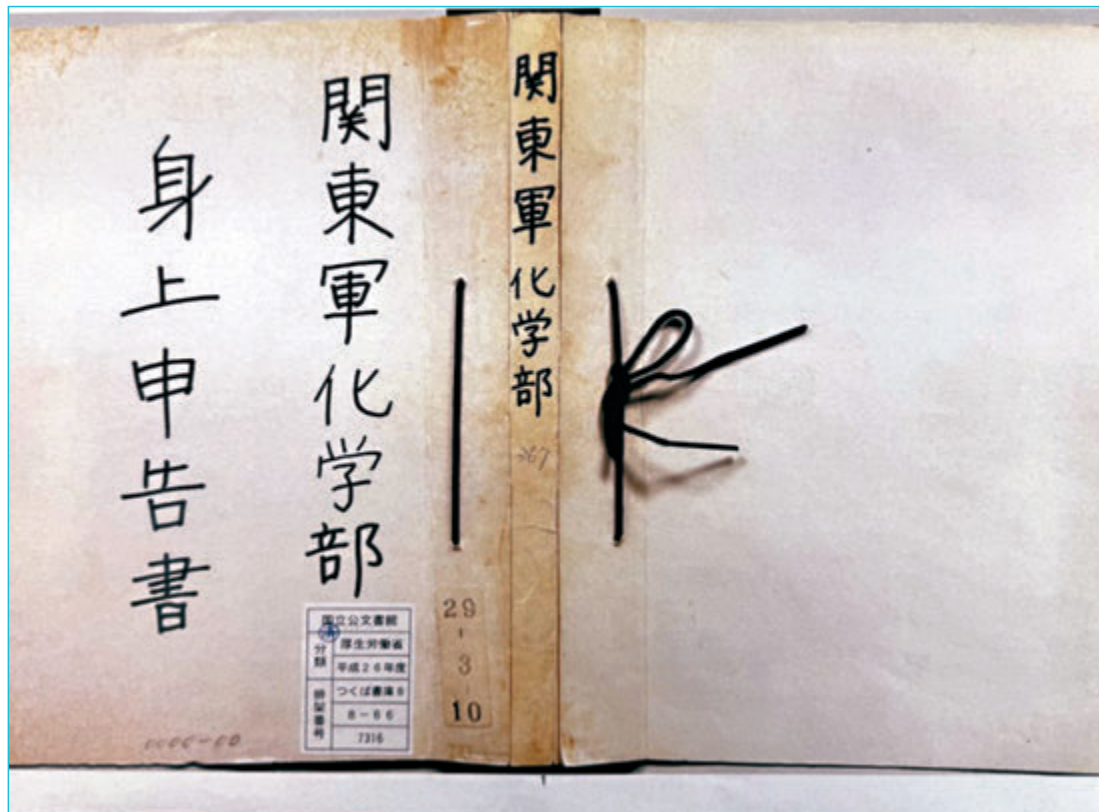
《身上申告書》屬於日本官方調查掌握的日軍戰後復員的制式文件，記載了「姓名」「籍貫」「家族情報」「兵種」「登陸上岸時間地點」「官等級」「戰前前屬部隊」「被解除武裝的時間地點」「戰爭結束後履歷」等若干信息。本次整理公布的《身上申告書》總計148頁，涵蓋了108人的信息，包括軍屬、技術軍官、軍醫、獸醫、化學兵等身份。

### 曾對村莊及河流釋放毒瓦斯

部分檔案中更記載了成員從事「瓦斯」（毒氣）相關的工作，直接印證了516部隊進行化學武器研製與野外實驗。其中，一名叫「川波護」的履歷值得注意，他在1945年1月7日被516部隊派到海拉爾地區參加冬季實驗。而據516部隊成員渡邊國義提供的筆供，所謂的冬季實驗是在海拉爾地區進行毒氣實驗。據日本防衛省技術研究所編制的《日本化學兵器技術史》記載，日軍1933年開始就在東北地區進行毒氣實驗，其中在海拉爾地區主要是進行氯氣實驗，氯氣是液體，主要通過揮發產生能夠致全身中毒的毒劑，通過抑制細胞呼吸來殺人，吸入後幾秒內就會出現頭暈、抽搐、瞬間昏迷，幾分鐘內失去意識，破壞人體最基礎的生命活動。

## 中方跨國取證 關東軍化學部(516部隊)個人身份信息登記表曝光

# 侵華日軍化學戰新鐵證 持久毒氣實驗虐殺中國人



▲516部隊成員渡邊國義筆供。 央視圖片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5日向社會公布了《關東軍化學部身上申告書》。 央視圖片

1940年5月，渡邊國義在海拉爾地區指揮新兵對一個約有50戶人家的村莊及附近河流施放廢爛持久毒瓦斯，該毒氣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殘留長達一周；此次實驗導致6名中國男子被虐殺、約50名男女手腳嚴重感染受傷，而這僅是渡邊國義一人參與的七次毒氣實驗之一。

### 化學戰罪行未得到及時清算

金士成介紹，516部隊在海拉爾進行毒氣實驗，從技術上看，是為了研究化學武器在寒冷環境中的使用效果。日軍之所以多次選擇海拉爾，是因為這裏地廣人稀、與蘇聯接壤，且氣候條件相似，便於模擬對蘇作戰的實戰環境。

此外，據本次公布的《身上申告書》，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後，516部隊滯留在中國的有55人，被蘇聯紅軍抓捕進入蘇聯的有49人，未顯示軌跡的有4人。值得注意的是，516部隊成員在蘇聯羈押期間，並未像七三一部隊、一〇〇部隊成員那樣受到專門的罪行排查、訊問與審判，其化學戰罪行未得到及時清算。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表示，516部隊《身上申告書》具有客觀性、真實性和唯一性，是研究516部隊形制的全新一手史料與核心檔案，是全方位認知516部隊的規模形制、協同犯罪、人員流轉及戰後軌跡等關鍵問題的重要證據，對於全面揭示日本侵華期間進行化學戰的罪行具有現實意義。



●《身上申告書》中川波護相關信息。 央視圖片

## 《黑盒七三一》新書揭日軍細菌戰暴行新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欣欣 哈爾濱報道）全面揭示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行與戰爭遺留問題的非虛構重磅力作——《黑盒七三一》新書發布會，7月5日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舉行。該書以歷史紀實與文學敘事交融的筆法，將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的罪惡碎片拼合成完整圖景：從「黑盒」秘密、諾門坎暗影到「特別移送」與人體實驗，基於解密檔案還原真相；結合作者三十餘年跨國取證與建館實踐，重構證據鏈，鎖定戰犯與罪行；進而聚焦遺孀訴訟、化武受害者等遺留問題，記錄中外學者共尋真相、守護和平的歷程，其中部分獨家揭秘內容與珍稀史料圖片係首次公開。

2026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1周年，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也是伯力審判開庭77周年，在這一多個歷史節點疊加之年，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與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聯合主辦的《黑盒七三一》新書發布會，吸引了百餘位專家學者蒞臨。

「2023年冬季，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火爆出圈》，遊客參觀絡繹不絕，這座曾經沉寂多年的遺址如今每日迎接數萬觀眾。」發布會現場，《黑盒七三一》作者、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分享了著書背景和經歷。他指出，每天觀眾人山人海，除了展館中公開展示的部分，他們需要了解更多「七三一」的內容，學術性、專業性、史料性的東西顯然滿



●《黑盒七三一》新書發布會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舉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 攝



●首度公開原七三一少年隊隊員清水英男在重返哈爾濱演謝罪時，留下手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 攝

足了所有受眾。「我們需要一部更通俗易懂、寬幅廣泛的作品，以敘事這樣更易於接受的方式，奉獻給關心『七三一』問題的大眾。」

### 揭示戰爭遺留問題現實困境

「『黑盒』既指731部隊內部的核心機密與人體實驗的黑暗囚籠，也隱喻戰後美國為了獲取細菌戰數據，與日本戰犯達成秘密交易、掩蓋歷史真相的『黑箱操作』。」金成民介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年我們跨國取證，在學術交流和尋訪調查過程當中，搜集到的新發現新證據，有十餘個內容在本書裏首次公開。」其中包括從日本查找

到的原七三一部隊第三部診療部部長的檔案原件；由俄羅斯方提供的關於伯力審判的更詳細的歷史記錄；2024年原七三一部隊少年隊隊員清水英男重返哈爾濱，現場指證、懺悔謝罪的特別記錄等等。

除了還原歷史真相，該書還將目光投向戰爭遺留問題——遺孀訴訟、化學武器受害者等現實困境，記錄了中外學者共同追尋真相、守護和平的艱辛歷程。在金成民看來，七三一舊址與檔案是無可替代的「雙遺產」，「戰爭結束80多年了，我們既是二戰的最大受害者，也是二戰的勝利者，傳承歷史記憶，堅定地維護二戰來之不易的勝利成果，是我們的使命和職責。」

## 首公開伯力審判部分檔案 曝日本有組織國家犯罪

今年伯力審判開庭77周年。伯力審判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公開審判細菌戰罪犯，其完整的審判過程和堅實的判決依據，為法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標誌著人類在懲治戰爭罪行、維護國際正義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黑盒七三一》書中，首度公開了部分俄方提供的伯力審判的歷史記錄。

書中介紹，多年來，伯力審判的檔案一直塵封在俄羅斯的檔案館中，在伯力審判檔案未公開前，伯力審判的對外影響主要局限於1950年出版的《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中外學者也多以這本書為依據開展罪證調查，但由於缺

少原始檔案史料，無法全面反映審判的全貌，限制了伯力審判的國際影響力和相關研究的深入發展，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伯力審判的國際認知。

### 客觀反映蘇聯對戰犯量刑過於寬大

伯力檔案包括影片、文字、錄音、照片、報紙、漫畫等形式。新解密的檔案直觀地還原了為期5天的審判過程，客觀反映了伯力審判中蘇聯獨自進行審判且嚴重缺乏國際參與的情況，以及對戰犯的量刑過於寬大等特點。

從學術價值來看，伯力審判檔案為細菌戰檔案體系提供了寶貴的新史料。自二十世紀八十

年代起，通過政府與民間的有效溝通和互動，中國學術界逐步完成對國內外保存的日本細菌戰檔案資料的調研工作。這一過程逐步構建了一個以國內外館藏檔案、口述史料和審判記錄為核心的日本細菌戰檔案體系。而這些庭審檔案為揭示日軍的罪行提供了詳盡而真實的記錄，充分證明了二戰期間日本在中國戰場設立細菌部隊、研製細菌武器、開展人體實驗和野外實驗、實施細菌戰是自上而下有組織的國家性戰爭犯罪，更是反人道罪行。它們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歷史教訓，提醒人們警惕戰爭和暴力，捍衛人類的尊嚴和權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欣欣 哈爾濱報道

## 「歷史真相不會消失 越還原越真實」 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 中國檢察官後人披露細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歷史真相不會消失，越還原越真實。」談及80年前的東京審判，85歲的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向隆萬如是說。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正式開庭。11國法官、檢察官歷時兩年零七個月，開庭817次，出庭證人419人，受理證據4,300多件，形成4.8萬餘頁庭審記錄與1,200多頁判決書，以如山鐵證清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

### 父親當庭怒斥日方謊言

向隆萬的父親向哲潛即是東京審判的中國檢察官。據史料記載，日方辯護律師在一次開庭中妄稱中日之間不存在戰爭，向哲潛當庭駁斥，歷數「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與數百萬平民慘遭屠殺的事實，並質問「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些都不是戰爭，那什麼是戰爭？什麼是戰爭！」

在近日接受記者採訪時，向隆萬說，「這段庭審留有原始影像記錄，每次看到這段影像，都能感受到父親那份從容背後的激憤與擔當。」

今年4月，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全譯本》正式首發，首次以中文譯本完整呈現東京審判核心文獻。

向隆萬表示，全譯本的出版讓眾多湮沒在外交史料中的罪行細節浮出了水面。「父親赴東京後發回的第一封英文電報，就提到了日軍大規模毒品交易。如果不深挖一手史料，我們很難完整知曉這段歷史。」

### 將編寫《中國與東京審判》

「遺憾的是，全程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親歷者均已離世。」向隆萬說，他小時候模糊地知道父親參與過東京審判，還去過機場送行。「當時，父親多次從日本東京回中國，帶回的中文證據需連夜翻譯成英文，來不及找人，就由母親代中文，父親當場口譯、打字，第二天帶走。」

向隆萬認為，東京審判相關歷史不僅屬於亞太地區，更是全世界的共同記憶。目前，他正在參與一項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重大課題，涉及亞太地區戰爭審判史的編纂，他將和東京審判中國法官梅汝璈的子女共同編寫《中國與東京審判》一冊，作為項目的組成部分，計劃於2028年東京審判宣判80周年時結項。

向隆萬表示，紀念東京審判從來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牢記血淚換來的教訓，守護來之不易的和平。如果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硬要捲土重來，那麼它必將被再次押上歷史的審判台。